

从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》 看三国吴的家庭结构

贾丽英

截止目前，长沙走马楼出土的吴简已经公布了三批竹简的释文，分别名为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·竹简〔壹〕》、《竹简〔贰〕》、《竹简〔叁〕》。^① 三批竹简中有大量户籍类简。释文公布后，陆续有学者就释文所反映的户籍和户的结构进行了讨论。本文拟对此做进一步的解析。

长沙吴简户籍简中有一类结句简，其格式为“右某家口食合若干人”，其后或标明“其若干人男若干人女”，或标明“算一”，或标明“訾若干”等。如“右礼家口食合四人 其三人男一人女”（〔壹〕6）、“右〔东〕家口食四人 算二”（〔壹〕327）、“右〔翼〕家口食二人 訾五十”（〔壹〕2916）。此类简应为记录每户户籍情况的结句简，“口食”表示每户所有的人口数。^② 因此，据此类简中的“口食”数，可了解当时家庭规模的大小，即每户户口数为多少，其所占当时家庭规模的比例为多少。社会学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在没有实行人工节育的时代，3至6口可能包括一个核心家庭，8口以上，则涵盖父母，属于三代同居的直系主干家庭。^③ 故笔者将〔壹〕、〔贰〕、〔叁〕的户“口食”数，按1—2口、3—6口、7—8口、9—12口、13口以上分为五种家庭规模形式，分别进行统计，制成下面三表。

表1 吴简〔壹〕户“口食”统计表

户“口食”数	1	2	3	4	5	6	7	8	9	10	11	12	13	14	15	16
户数（总计465户）	1	44	119	106	66	38	28	19	15	6	9	7	5	0	1	1
分段合计	45		329				47		37				7			
分段比率	9.7%		70.8%				10.1%		8.0%				1.5%			

① 长沙市文物研究所 中国文物研究所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走马楼简牍整理组：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·竹简〔壹〕》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2003年；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·竹简〔贰〕》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2007年；《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·竹简〔叁〕》下，北京，文物出版社，2008年。以下简称〔壹〕、〔贰〕、〔叁〕。

② 参见张荣强《孙吴简中的户籍文书》，《历史研究》2006年第4期。

③ 参见杜正胜《传统家族试论》，收入《家族与社会》，北京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，2005年，第57页。

表 2 吴简〔貳〕户“口食”统计表

户“口食”数	1	2	3	4	5	6	7	8	9	10	11	12	13	14	15	16	17	22	23
户数（总计 364 户）	4	58	52	57	54	45	31	15	14	9	6	2	5	2	4	2	2	1	1
分段合计	62		208				46		31				17						
分段比率	17.0%		57.1%				12.6%		8.5%				4.7%						

表 3 吴简〔叁〕户“口食”统计表

户“口食”数	1	2	3	4	5	6	7	8	9	10	11	12	13	14	15	16
户数（总计 136 家）	1	16	22	31	25	22	3	4	5	4	1	0	0	0	0	2
分段合计	17		100				7		10				2			
分段比率	12.5%		73.5%				5.1%		7.4%				1.5%			

从上列表可以看到，〔壹〕中 3—6 口的家庭占总家庭数的 70.8%；〔貳〕中 3—6 口的家庭占 57.1%；〔叁〕中 3—6 口的家庭占 73.5%；平均约为 67.1%。它表明当时夫妻子型的核心家庭占当时家庭类型的绝大多数。其次占比例较多的分别是 1—2 口、7—8 口和 9—12 口的家庭。〔壹〕、〔貳〕、〔叁〕中 1—2 口的家庭分别占 9.7%、17.0%、12.5%，平均约为 13.1%。其平均数仅次于核心家庭，居第二位。1—2 口的家庭应为鳏寡孤独类残缺型家庭，这类家庭在当时家庭类型中占如此高的比例，令人吃惊。这可能与时值三国战乱之时有密切关系。7—8 口的家庭分别占 10.1%、12.6%、5.1%，平均占 9.3%。这类家庭中当有许多是与父母同居一户的主干家庭。吴简中有很多以“父”、“母”身份登记的户籍，如“车父公乘平年九十九 平妻大女肆年七十”（简〔壹〕945）等可证。

9—12 口的家庭分别占 8.0%、8.5%、7.4%，平均约为 8.0%。吴简中这类家庭的数量占相当比例，仅比 7—8 口的家庭少 1.3%。13 口以上的家庭分别占 1.5%、4.7%，1.5%，平均为 2.6%，所占比例最小。其中人口最多的为 23 人。家中人口达到 9—12 口，家庭构成就可能呈现出较为复杂的情况，更何况 13 口以上的家庭。

从吴简来看，当时兄弟同为一户的情况较为常见。在所有记录“领师佐”家属人口的 7 枚简中（〔壹〕5908、〔壹〕5915、〔壹〕6727、〔壹〕6757、〔壹〕6803、〔壹〕7470、〔壹〕8231），“父母妻子”类型有 1 枚，“母妻子”类型有 1 枚，“母兄妻子”类型有 1 枚，“母弟妻子”类型有 1 枚，“弟妻子”类型有 1 枚。也就是说，父母为一户的共有 4 例，兄弟为一户的有 3 例，仅次于父母同户。

此外，登记为兄子男、姪子男身份的有 195 例，姪子女的有 36 例，不能断定性别的“姪”10 例。他们与侄子女同为一户，很可能即因为他们的家庭是由兄弟两个或以上核心家庭构成的，每个家庭各有子女。吴简中还能见到兄弟去世后，寡嫂和寡弟媳与兄弟仍然同居一户的例子。如“□□弟寡妇祚年廿二 □□”（〔壹〕4176）、“• 让寡嫂大女 五十□”（〔貳〕6919）。吴简中也发现了与成年姊妹共同生活的例

子，如“□□女姊取年卅八 □男弟讳年六岁”（〔貳〕2379）、“·衣(?)弟仕伍心年九岁 前寡姊大女□年七十□”（〔貳〕2530）、“寡弟大女〔初〕年廿算一腹心病”（〔叁〕5757）。简〔貳〕2379的姐姐取或许是一直未嫁，故不得不跟兄弟一起生活。后两例的姐妹则因“寡”，即丈夫去世后，回到娘家生活。其不留在夫家，或者可能是因为夫家无人可依，或者与当时出嫁女与本家的依托习俗有关。除了寡居的姐妹外，也有收留姐妹的孩子外甥一起居住的例子。如“□□□卅九刑右手 大姊子男范年七岁 秃从兄子男娄年十一閹”（〔壹〕8939）。此外，还有收留外孙、外女孙的情况。外孙有4例，即〔壹〕4113和〔貳〕之2124、2470、6715；外女孙有1例，即〔貳〕1977。

吴简中还可收集到与伯叔父（也称从父、从小父、季父）共为一户的简22例，分别为〔壹〕之5170、7663、8410、8626、8913、9216、9778、10079、10135、10196；〔貳〕之1555、2386、2414、2684、3066、4648、6873；〔叁〕之1769、1819、1990、3002、6214。与从兄同为一户的例子28例，分别为〔壹〕之785、5786、8489、9089、9123、9159、9201；〔貳〕之1687、1765、1856、2022、2033、2057、2136、2195、2302、2327、2342、2685、3287、7052；〔叁〕之813、1640、1764、3027、3075、3265、3810。与从弟同为一户的例子14例，分别为〔壹〕之4095、6106、6115、7672、9185、10164、10373；〔貳〕之2053、2192、2684、4801；〔叁〕之3015、5278、6843。从兄子的例子1例，即〔壹〕之8939。

除了伯叔侄堂兄弟等男性宗亲外，在吴简的户籍简中，我们还发现了4例姑、2例姑子女的记录，其中4例姑中有2例为寡。她们回到娘家的情形应与寡姐妹相似。

吴简中的大家庭除了以男性宗亲为纽带构成外，还有以女性为纽带形成的同户关系，即存在妻系母系亲属。例如，吴简中出现了妻父（〔壹〕9492）、妻母（〔壹〕10148、〔貳〕1920、〔叁〕之970、5890、6841）、小妻母（〔貳〕2041）、妻从兄（〔壹〕1256）、妻从弟（〔壹〕1329）、小妻姪（〔貳〕2389）、外侄子（〔壹〕4979、5177，〔貳〕2108）、外从男弟（〔叁〕1818）等身份的简。这些人是以妻子亲属的身份与户主同为一户的。

吴简中有“婿”身份的简4枚，即〔壹〕3053、〔貳〕3015、3035、〔叁〕1788（叛走简）。结合秦汉风俗，笔者猜想这些“婿”很可能是“入赘之婿”。

吴简户籍简中除了记录家庭正式人口外，还记有奴婢、客等依附人口。奴婢以某“户下奴”或“户下婢”的形式标注。户下奴有34例，户下婢有27例^①。其中一些奴婢同户内其他家庭成员同记在一支简上，如“孙子男□年六岁 孙户下奴土长六尺”（〔壹〕4141）、“巴女弟思年九岁 司户下婢汝长五尺”（〔壹〕7667）、“赤妻大

① 简〔叁〕2428：“吉奴客年卅三 客妻鼠年”，未统计在户下婢内。

女□年六十 赤户下奴银长五尺”(〔貳〕2035)。此外,下列简中也将奴与“兄弟妻子”一起算作师佐的家属:“右见师佐廿一人兄弟妻子及奴七十八人合九十九人”(〔壹〕6708)吴简中还有“客”、“衣食客”简,如:“□休食客五役年廿五刑左足□客□年十六”(〔壹〕7754)、“弟仕伍黑年七岁 衣食客成年十五”(〔貳〕1842)由此或可以推测,吴简结句简中所记“口食”实际上是指包括奴婢、客等依附人口在内的户内所有人口。而“客”在家庭户籍中登记,也证明《隋书·食货志》所说“客皆注家籍”的制度由来已久。

本文为贾丽英主持 2009 年度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课题《秦汉家庭法研究》(HB2009G28)研究成果之一。

作者贾丽英(女),1970 年生,石家庄学院历史文化系副教授

收稿日期:2009 年 3 月 16 日

欢迎订阅 2011 年 《中国史研究》

《中国史研究动态》